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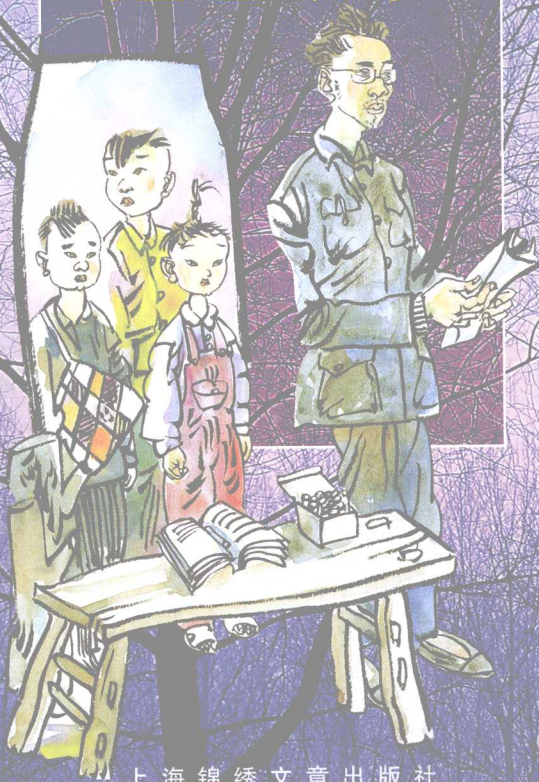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醒世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醒世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5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048-5

I. 醒...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9163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醒世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048-5/G·039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63)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均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 (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家里家外

小姑出嫁泪花流	2
老王家的懒猫	8
谁动了局长的纽扣	14
外面的世界	18
铃声多美妙	22
家有贼人	27

大千社会

救你先商量	32
专家门诊	36
香烟的故事	41
给辉辉拜年	47
哭泣的红秀	50
原来是这样	56
最新骗法	59

情感地带

陪老服务	63
飘落的红头巾	66
惨痛的惊喜	70
31 双绣花鞋垫	73
不许打我儿子	77
握住你的手	80
父亲啊父亲	86
老子教你开窗户	92
亲兄弟,免算账	95

道德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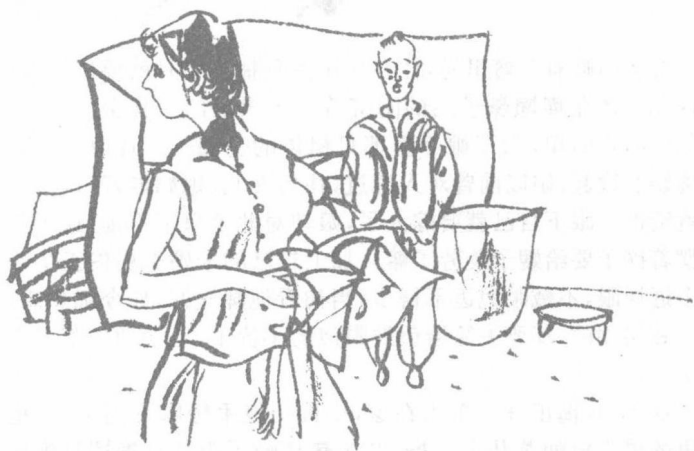
倩倩的果篮·····	100
钓狗·····	104
老王头的新房子·····	108
蛋清面膜·····	112
家里有棵摇钱树·····	115
热线电话·····	119
给儿子过生日·····	123
看不见的坟墓·····	127

人生舞台

只想告诉你·····	132
要不要告诉女人·····	137
老光棍的索取·····	141
人眼看狗低·····	145
人在做天在看·····	149

家 里 家 外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



小姑出嫁泪花流



古运河畔有个弯里村，住在村尾的月梅下个月就要出嫁了，可这几天还在嘴翘鼻子高的阴沉着脸不出房门。其实，月梅生气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娘手里那只祖传的金镯子。月梅听村里的婆姨们说起，娘以前曾对人说过，往后女儿、媳妇谁好，这只镯子就给谁。眼下自己就要嫁人了，娘却对此事只字不提，这不是明摆着镯子要给嫂子美芳了嘛！加上自己的未婚夫史俊玉生来是个近视眼，不戴眼镜迈不得步，当初看他脾气好，如今细想想，自己好端端的，却要去嫁给鱼鼓眼似的小伙子，心中的失落感更沉了。

这天，月梅正好一个人在家，史俊玉轻手轻脚推门进来，把手里的黑皮包朝茶几上一搁，亲亲热热喊了声：“月梅！”月梅板

起面孔，“啪”给了他一个大冷背，说：“看你长的那眼睛，隔夜饭都要呕出来了。哼，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会碰上你这个丢在路边没人要的‘臭猪头’！”

听着这种刺心话，史俊玉只觉得浑身像被冰水浇过似的，从头冷到了脚。他脾气再好，总也有男子汉的自尊心吧，一气之下就与月梅顶了起来。这一来月梅更加发作了，把史俊玉赶出房间不算，还气呼呼地把他的那只黑皮包也从窗口扔了出去，说是要与他一刀两断。

史俊玉正在气头上，哪里还想到黑皮包，回到家里就蒙头大睡，一直到傍晚他爹收工回来，问他镯子买了没有，他才突然想起，买镯子的钱放在黑皮包里，那包还在月梅的房间里。爹看他神色不对，也没追问，只是劝道：“男子汉大丈夫，何必与女人家一般见识？明天你去给月梅赔个不是，都要做夫妻了，你就多让着点。”史俊玉听着也没吱声，想了一夜，总是这个理吧，于是第二天又去了月梅家。

月梅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心里想着昨天对史俊玉的态度是有点过分，今天见他又上门来，倒也有点不好意思，一时愣在那里，不知说啥好。史俊玉进门一看月梅这个神情，心里暗暗高兴，说：“月梅，今天不生我的气了吧，你快把那黑皮包拿出来，咱们一块儿进城去买镯子。”

月梅一愣：“黑皮包我昨天不是从窗口扔给你了？”史俊玉以为她开玩笑哩，直言道：“我经常惹你生气，可我爹早把你看成宝贝疙瘩呢，那包里的六千块钱，是我爹给你买金手镯的……”

月梅见史俊玉说得真切，脸色顿时就白了。史俊玉一看月梅这样子，脑子里立刻“嗡嗡”作响，别转身就朝楼下奔，月梅紧跟着也奔下楼，可是找来找去，哪里还有黑皮包的影子。两个人回到房里，面面相觑。就在这当儿，嫂子美芳上楼来，猛见他俩靠得这么近，还误以为他们正亲热哩，羞得立刻返转身逃下楼去。

史俊玉一时无语，心里却愁肠百结，爹拿出这点钱容易吗？回去怎么向爹交代？他再没心思呆下去了，便告辞离去。空落落的房间里，只留下月梅一个人，她想前想后：这包会落在谁的手里呢？如果真被人捡到，村里咋没有丝毫风声？对了，刚才嫂子鬼似的逃下楼去，会不会是她做贼心虚？联想到娘心里只有嫂子没有自己，委屈、怨恨、嫉妒之火一齐燃上心头，鼻子一酸，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哭了一阵，月梅听到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知道是娘和哥哥兴泉回来了，索性号啕大哭起来。她娘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一问，月梅瞪着眼说：“俊玉昨天带来六千元钱，放在黑皮包里，是他爹给我买镯子的。我明明把包从窗子里丢给他了，他怎么会没拿到？不是美芳，还有谁会拿走？”

“你胡说！”兴泉一听月梅这话，就跳了起来，“屎难吃，贼难冤，你嫂子绝对不是这号人，你别乱咬人！”

月梅不怕她哥，冲上一步说：“你不要有了老婆就丢了阿妹。你们不为我作主，那我就当尼姑，一辈子不出嫁！”

几句绝话，把娘说得又心痛又发急，眼泪止不住地就往下掉。兴泉气得青筋暴绽，指着月梅的鼻子吼道：“闭住你的臭嘴！家里人谁欺负你啦？要是美芳真做了这种丑事，当着你的面，我掐断她十个手指头；要是她平白无故受了你的冤屈，当着老娘的面，我撕豁你的嘴巴子！”一家三口都拉长了脸，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候日头已经偏西，美芳正在村外小溪边的自留地里翻地种菜，忽见邻居阿花气喘吁吁跑来，把月梅跟兴泉吵架的事儿学说了一遍。美芳一听，心就“卜卜”乱跳：月梅为什么平白无故会说是我拿了个包呢？虽说苍天有眼，做嫂子的是善是恶可以让岁月作证，但眼下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先把这场风波压住，让月梅顺顺当当下个月办完婚事再说。她听兴泉说起过，婆婆三十岁上就守了寡，操持这个家不容易，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能再

让婆婆伤心了！美芳思忖片刻，与邻居悄悄耳语了几句，然后两个人便一齐往家里赶。

再说此刻，月梅家里，月梅娘躲在灶前止不住地抹眼泪，月梅干脆回自己房里，躺在床上蒙着被子生闷气，只有兴泉，阴沉着脸坐在堂屋里，专等美芳回来。

美芳早已有了准备，所以一进门就径直走到兴泉面前，“呼”地把十个手指头往他面前一伸，说：“兴泉，听说你要掐断我十个手指头，现在你去拿把刀子来，齐刷刷一刀斩了去吧，省得一个一个地掐！”

美芳先发制人，兴泉不由愣了。待回过神来，正要发作，美芳竟“扑哧”一笑，点着兴泉的额头说：“看你堂堂七尺男子汉，却是莽夫一个！钱不全都好端端地在我口袋里吗？要你瞎急点啥？”

兴泉吃惊地问：“你真拿了这钱？”美芳摇摇头，说：“兴泉，我们朋友谈了两年，结婚也已半年多了，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只是我不想让娘伤心，让娘为难。”她一边从口袋里摸出六千元钱，一边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原原本本给兴泉说了一遍。这六千元，还是她刚才从阿花家借来的呢！

可是兴泉的心里依旧不平，火爆爆地说：“你别死人肚里活鬼出，既然不关你的事，何必找盆脏水往自己头上泼？”美芳劝他道：“亏你做阿哥的说出这种话来。眼下啥时候了？你得替娘想想。告诉你，这盆脏水必得先在自己头上泼了再说。你要掐断我手指头，让月梅嫁出了门再掐也不迟；你要撕豁阿妹的嘴巴子，阎王爷没让你生这个胆！”说罢，美芳撇下兴泉去了楼上。

美芳走进月梅房间，推推被窝里的月梅，哄着说：“月梅，阿嫂来向你赔不是哩！这包是我拾到的，我根本没想到会是自己家里人丢的，正琢磨着要送村主任那儿去哩……”“你说啥？”美芳话还没说完，月梅已经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身子。

美芳苦苦一笑，把手里的六千元钱往月梅跟前——伸，压低嗓

门说：“月梅，我实在过意不去，别的先莫管，你把钱拿去放好！”

月梅不知底里，自然不会领情。她坐起来，接过钱，迫不及待地问：“那只黑皮包呢？”美芳心里一怔：这个漏洞事先没考虑到呀！不过她脑子还算转得快，不动声色地回答说：“那包被隔壁阿花借去上街买东西了。钱在，那包就是丢了也无所谓呀！”月梅求钱心切，于是对一切都信以为真。

美芳见月梅平静下来了，便笑吟吟地说：“月梅，我想问你一句话，问错了可别动气。你咋会猜准是我拾了你的皮包？”月梅一阵脸红，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我看你慌慌张张地下楼，今天俊玉说没见包，我自然就想到了你。”

美芳一听，朗声笑了：“我急着下楼，是以为你们在亲热哩！月梅，”美芳抚着月梅的肩说，“其实，你嫂子我是个爽快人，我们隔家不隔心，往后你对我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只管直说，说重说轻我绝不见气。不过，有些话我想在你出嫁之前该说个明白了。你一直以为娘手里有金镯子留给我，其实这是云里雾里的事。我听娘说过，她有一次与村里婆妈们外出烧香，路上闲扯时说，假如手里有祖传下来的金镯子，往后女儿和媳妇谁好就留给谁。结果听的人把‘假如’两个字抠了，在村里传来传去，假的就变成真的了。所以，你信我嫂子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还有，你听我嫂子一句劝：对俊玉千万不要再挑三剔四伤他的心了。俊玉长得是不怎么样，但这是阎王爷的派相，爹娘的生相。看人么，要看心，相差点有啥关系呢？他人好啊！”月梅愣愣地听着，不知不觉，眼眶里渗出两滴晶莹的泪珠。美芳说了一番贴心话之后，就忙着下楼去做晚饭了。

正在这时，只见史俊玉兴冲冲踏进门来，喜滋滋地说：“月梅，我们的钱没丢呀，好端端放在家里哪！”他告诉月梅，原来家里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黑皮包，昨天他来得匆忙，搞错了。

“你说什么？”月梅一脸愕然，“那刚才嫂子给我的钱又是怎

么回事？”

正当这时，娘又在楼下喊开了：“月梅，你和俊玉快下楼来。”兴泉还催了一句：“快点，快点！”

堂屋里，乡派出所所长和邻居阿花正坐在桌旁。所长说，昨天下午，住在邻村的美芳她妈正巧到村里来办事，顺道想拐进女儿家看看，走到楼墙下，冷不防发现地上有一只黑皮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一大叠钱，美芳妈便立即将包送到乡派出所。可是真不巧，所长到区里开会，值班的民警临时被抽下去处理事务，所以美芳妈今天一早才把黑皮包交到所长手里。“失物招领启事”稿已送乡广播站，正碰上美芳让阿花直接向所长报案，于是所长便跟着阿花亲自上门来物归原主。

这时，月梅家门口聚集了好多乡邻，正在大家啧啧称道美芳妈拾金不昧时，史俊玉激动地把黑皮包拿了过去，抬高嗓门说：“太谢谢啦，真是老天有眼啊，想不到这包会落在自己人手里！”月梅一个箭步冲过来，阻止他道：“慢来，做事不能再瞎胡闹，你刚才不是对我说拎错了包，钱没丢吗？”史俊玉啼笑皆非，说：“月梅啊，钱包是确实实丢的，回去后我被爹痛骂了一顿。不过他不只是心疼钱，更怕会伤了你们一家人的和气，也怕因此误了我们的婚姻大事，所以他又凑了六千元钱，还让我编假话来哄你。”

“这……”月梅将信将疑地把眼光直往美芳脸上扫，站在一边的阿花再也忍不住了，便把美芳手里的钱从何而来说了个明白。

众多人的场合，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一刹那却静了下来。月梅拉着美芳的手，羞愧的泪水夺眶而出……

（陆柏树）

（题图：黄全昌）

老王家的懒猫



在这条街上有一只很有名气的猫，它比街上一个大款的那条德国牧羊犬有名多了，虽然这只杂毛懒猫讨人嫌，但它并不是一只野猫，它的主人是老王。

老王今年五十二岁，为人老实，在一个厂里当技术员。十年前他死了老婆，至今都没再婚，那只懒猫就是老王在老婆死后喂养的。

老王的儿子叫家宝，从小百依百顺，可家宝一点都不争气，初中还凑合，到了高中，学习是一塌糊涂。还好，老王有个亲戚是市卫生局的局长，四年前家宝高中毕业时，那亲戚使出浑身解数，总算在省医学院给家宝争取到了一个走读生的名额，老王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管咋说，家宝总算是个大学生了。

四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这不，今年六月底，家宝上完了大学从省城回来了。

回来的当天晚上，说到分配的事时家宝才知道，他爸的那个亲戚，早在三个月前就调到邻市当卫生局长去啦！这一下，把个家宝气得当即就摔了一个热水瓶，他跺着脚质问老王为啥不早点说。老王让家宝逼得没法，只得在第二天下午硬着头皮去找自己的老同学——市人民医院的刘院长。

老王从刘院长家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那只懒猫被堵在屋门外，正可怜兮兮地用爪子挠门，屋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响。

老王推开门，家宝正窝在沙发上看新买的VCD，老王见儿子工作还没着落就大手大脚地乱花钱，不觉皱了一下眉头：“你把声音开小点儿，隔壁的小亮正忙着复习考大学呢！”

“考大学有啥意思？想弄个毕业文凭还不简单？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是代办文凭的广告，听说也就是千把块钱一个。”他见老王气得直瞪眼，便说：“好啦老爸，你快说，刘院长咋说？”

老王告诉儿子：人民医院正需要外科方面的专门人才，但刘院长说了，在正式接收之前，必须先到他们那里实习三个月，并要成功地完成几例断肢再植手术。

家宝一听火冒三丈：“什么？必须先实习三个月？我堂堂医学院本科毕业，这不是明摆着刁难人吗？”

正说着，家宝的手机响了，“嗯……小丽！好好，我马上就到！”家宝关上手机，冲老王一伸手：“老爸，先赞助两百元，你未来的儿媳妇约我去看电影。”

“一百！”老王恼火地把钞票扔过去，“不挣一个钱还玩手机，穷烧！”

家宝拿着钱急急忙忙地出了家门，老王呆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呼噜呼噜”大睡的懒猫，心里是千般愁肠，万种滋味。唉，这个家宝啊，眼下总算是顺顺当当地读完了四年大学，拿回了毕

业证，而且成绩单上每一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特别是断肢再植专业的课程竟然考到了92分，真叫自己欣慰，想到这里，老王的心酸酸的，眼睛也湿了。只是，这么些年来，家宝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一点都没改，四年大学几乎花完了他老王大半生的积蓄，如今，毕业分配这一关，还要用钱啊……

两天后，老王便领着家宝去医院实习……

自打家宝去实习，老王每天都要细细盘问家宝在医院里的事，而家宝却总是满脸不耐烦，抱怨工作无聊，缠着老王给刘院长送礼，巴望早点结束自己实习生的身份。对此，老王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两个多月过去了，这天上午，因为厂里没活儿可干，老王便直接上医院去看儿子。到外科一问，有个护士说家宝和一个女孩子出去玩了。外科主任很失望地告诉老王：因为刘院长一再关照，说家宝是高材生，叫科里多给他实习的机会，所以，曾经有两个断掉手指的病人来就诊，科里都让家宝处理，可家宝却说这是小手术，不愿意动手，他非要做断胳膊断腿的大手术。主任要老王回去好好劝劝家宝，要是再这样下去，恐怕对他的工作分配有影响。

老王头都气大了，一到家就把家宝堵在屋里好一顿训，但家宝满不在乎地说：“老爸，那种小手术我毕业前实习时就做过十几例啦，再做还有啥意思？我一再催你去给刘院长送礼，可你就是送不出去！你们是老同学，你去，他当然不好意思收，你就不能托个中间人？”

“别说啦，刘院长不是那号人！我实话给你说，我们厂里没活干啦，我眼看就要下岗啦！到那个时候，别说送礼，咱爷俩儿连生活都成问题！要是你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到医院工作，我这个当爸的也没办法。我是无所谓，都五十多啦，你还年轻，还有奔头，可你要是不好好实习，还能有个奔头吗？”老王再也说不下

去了，老泪纵横……

家宝傻了，头一勾，不吭气了。

那只懒猫蹲在沙发上，冲着家宝又是弓腰又是探爪。

又熬了半个月，在离中秋节还有十来天的时候，老王的那个厂子终于倒闭了，接到下岗通知的当天晚上，为省钱已经几个月没沾酒的老王一仰脖灌了七八两白酒，踉踉跄跄地直奔刘院长家，一见刘院长就呜呜地哭上了：“老同学，我下岗了，你看家宝的事儿咋办哪？”

刘院长同情而又为难地说：“家宝都快实习三个月了，听他们科主任讲，他做事浮滑得很，多次给他实习的机会他都不屑一顾，就算他真有本事，我也没法帮他呀！”

老王无言以对。

刘院长拍了拍老王的肩：“老同学，咱们不是外人，有一件事我必须给你说。前天，卫生局的陈副局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有一个亲戚，学的也是断肢再植，想到我们医院实习。说是实习，实际上还不是想分到我们医院？所以，要是家宝迟迟不能用事实证明他的医术的话……”

老王一听这话，脊梁骨上顿时起了一股凉意，他差一点要给刘院长磕头作揖了：“我的老同学呀！无论如何你也要再给家宝一次机会啊！”

看着老王可怜兮兮的样子，刘院长的心软了，他叹了口气，说：“唉，好吧，只要他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做一次成功的再植手术，哪怕接上一个断指头，我就同意接收他！”

“谢谢，谢谢！”

老王回到家，家宝正闷着头抽烟，一见老王回来，立刻哭丧着脸说：“老爸，快想办法吧，小丽刚才说，要是我二十天之内分不进医院，她就要和我分手啦！”

老王见儿子一副窝囊相，又气又心疼，说：“刚才刘院长说